

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 攀登新时代文学高峰

□张知干

众所周知,自古有“文章千古事”一说。40年来,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文艺创作新的春天,中国当代文学以独特的审美方式,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,成为改革开放史的文学见证。广东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一脉,长期以来,始终坚持在反映时代、改革创新、开放融合的道路上进行积极探索,推动文学创作不断繁荣进步。

第一,广东文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,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,必须坚持反映时代、引领文学的发展方向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”改革开放初期,广东作家顺应时代呼唤,勇闯文学禁区,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社会影响力的作品。在“伤痕文学”思潮中,《我应该怎么办》(陈国凯)等风靡全国,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,最早孕育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批判和反思。在“改革文学”题材创作方面,《雅马哈鱼档》(章以武)、《海风轻轻吹》(吕雷)、《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》(张雄辉)等具有拓荒意义,《商界》(钱石昌、欧伟雄)更是被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“预言之作”。20世纪90年代,《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》(陈秉安、胡戈、梁兆松等)通过采访200多人在深圳10多年的坎坷经历,反映了一个新兴都市崛起的真实过程;《告别残冬》(邹月照)对90年代改革深化后出现的一种“残冬现象”进行艺术观照;《神仙·老虎·狗》(程贤章)刻画改革者的社会人文环境,深刻揭示改革举措与滞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矛盾;《大风起兮》(陈国

凯)以长江万里图式笔法描绘特区气象万千的建设画卷。进入21世纪,《蓝蓝的大亚湾》(何卓琼)成为反映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的长篇小说,《大江沉重》(吕雷、赵洪)堪称珠三角县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浓缩历史,《瘟疫,人类的影子——“非典溯源”》(杨黎光)反映了抗击非典的热点社会事件,《国运——南方记事》(吕雷、赵洪)描绘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进程,《终结于2005》(展锋)讲述了珠三角农村城市化改革的故事。广东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,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,积极投身讴歌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,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相互激荡的价值冲突面前,展示出作家认识世界、感知生活、表现时代的才情,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第二,广东文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,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,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文学发展动力。广东文学工作者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创新是文艺的生命”“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”的重要论述,坚定不移走改革创新文学之路。一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文学工作活力。紧紧抓住深化群团改革的历史机遇,切实抓好《广东省作协全面深化改革方案》的贯彻落实,大力推进文学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、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创新,积极探索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和活动方案,通过推动广东文学院改革、实施签约作家导师制和签约文学评论家制、与省级宣传系统各单位开展战略合作以构建“小作协、大协作”工作格局,通过创办中国第一份网络文学学术期刊《网络文学

评论》以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的正确引导等一系列新举措,努力破解束缚和制约文学事业发展的难题,不断激发广东文学工作的生机与活力。二是通过加强科学组织策划推动创作水平提升。制订《广东省“十三五”文学发展规划》,在全国文学界率先提出并实施“文学攀登高峰”战略,明确提出以“本土重大现实题材”为着力点,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,务求推出反映时代的“扛鼎之作”。特别是近年来,每年组织召开“广东文学攀登高峰重大选题论证会”,每次规划10部左右的重大现实题材创作选题进行重点扶持,形成“策划一批、创作一批、储备一批”的梯次推进格局,力争在“十三五”期间推出50部左右优秀作品力作。同时,充分发扬文学民主和学术民主,提倡体裁、题材、形式、手段充分发展,推动观念、内容、风格、流派切磋互鉴,鼓励作家进行大胆探索和创造,创新艺术手段,展现广东表达方式。三是通过创新培育文学队伍增强创作能力。一直以来,广东把文学人才培养提升当作基础性、战略性工作来抓,以全新的理念、途径、政策和方法培育和引进各类优秀文学人才,以机制、项目、选题、活动等多种形式吸引、凝聚、历练人才,不断形成了“中青年女作家群”“打工文学作家群”“青年诗人”“移民作家群”“80后新锐作家群”等多个创作群体,尤其是以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作家为代表的“青年作家群”整体崛起,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,受到广泛关注。在新时代,广东文学要因势而谋、应势而动、顺势而为,充分发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创作

资源优势,以自觉的担当作为、鲜明的问题导向、积极的改革创新,不断创作生产出一大批反映伟大时代变迁的优秀文学作品,努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。

第三,广东文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,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,必须坚持以开放融合促进文学发展进步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: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,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。只有坚持洋为中用、开拓创新,做到中西合璧、融会贯通,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。”近些年来,广东文学抓住中国逐步走上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机遇,充分发挥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独特优势,大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。一是推动交流走出去。近两年来,先后组织广东作家代表团赴摩洛哥、约旦开展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为主题的文学交流活动,赴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波兰开展“一带一路”文学交流活动,开启了新时代广东文学“一带一路”对外交流合作的新篇章。二是深化文学合作。近两年先后与俄罗斯、日本、英国、匈牙利、埃及等国文化出版机构合作,推出“当代中国广东文学译丛”,遴选一批讲述广东改革开放故事、展现广东社会变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,“十三五”期间力争将这一译丛实现国际主要语种全覆盖。三是积极请进来。2017年5月,承办了第四次中澳文学论坛,掀开了广东文学与大洋洲文学往来合作的序幕。2018年11月,策划举办了广东文学史上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、影

响最大的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——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文学发展论坛,邀请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国家、地区文学组织负责人和作家代表出席活动,共同倡导携手构建互联互通、协同创新、互惠共荣的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文学圈,在海内外文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。当然,任何学习借鉴,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。我们的文艺一方面要勇于面对挑战,通过竞争提高质量;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放,通过融合提升水平。特别是要将民族审美文化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,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精品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: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,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伟大时代,不断推出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,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作品质量不仅是关系到作家个人的艺术成就问题,更是反映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问题。我们既要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,也要清醒地看到文学创作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、有“高原”缺“高峰”的现象。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,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诞生地、主阵地、大舞台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,我们要紧紧把握文学事业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机遇,牢记文学使命,树立文学自信,坚持改革创新,大力推动文学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,不断开拓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境界,努力铸就新时代的文学高峰!

走向“深蓝”的海洋文学

□许晨

介绍。可是,海洋文学作品却寥寥无几,更无经典之作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拨乱反正,改革开放,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日益兴旺。但与其他题材相比,海洋文学仍然式微,这期间只出现了邓刚的小说《迷人的海》、李延国的报告文学《南海的呼吸》、于坚的诗歌《只有大海苍茫如暮》等等,屈指可数,海洋文学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自上而下提出了实施海洋战略、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。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提高,我们高兴地看到:钓鱼岛常态化巡航、辽宁号航母入列、海军护航亚丁湾、南北极建起了长城站泰山站、“蛟龙”号载人潜水器横空出世、世界一流的“科学”号科考船畅游太平洋。我们的海洋事业正在大步走向“深蓝”!这里的“深蓝”二字代表的就是深海洋。我曾跟随“蛟龙”号前往太平洋马里亚纳海域,晴空之下那里的海水蓝得像一片片巨大的蓝丝绸、蓝水晶。

这是地地道道的时代巨变,中国的海洋文学应该积极奋起乘风破浪,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。以自己为例:我生活工作在黄海之滨的青岛,多年来一直以研究创作海洋文学为己任,2012年6月,中国载人潜水器“蛟龙”号海试7000米成功,创造了同类型深潜的世界纪录,其意义与神舟上天一样重大,象征着一个民族在海洋的崛起,我当即决定全力以赴采写一部报告文学。这得到了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,中国作协接到我的报告后,当年评为重点作品扶持项目,并且帮助联系有关部门给予采访方便。国家海洋局破格批准我随

“蛟龙”号去远航科考,成为第一位亲临蛟龙探海现场的中国作家。如果说南北极为世界第一、二极地,珠穆朗玛峰是第三极最高极点的话,那么深深海底就是世界最深极地——第四极。历时4年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第四极——中国“蛟龙”号挑战深海》,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和《时代文学》上,在2018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

这说明经过40年改革开放,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实施海洋战略、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时代强音。海洋文学更要与时俱进,与海洋事业一样大步走向深蓝。这个“深蓝”是指在选题立意上要有深度,也是指作家在体验生活潜心写作上向深处开掘。

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,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和未来。这句话绝不能只说在嘴上、印在纸上,而应脚踏实地落在实处。我们国家的海洋战略已经实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,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书写一定要乘势而上。除了个人努力之外,组织领导下应加强支持力度,为此建议:一、有关部门可否组织海洋采风活动,比如“中国作家沿海行”,采访了解各地海洋历史文化以及现实发展;二、是否可与地方联合搞海洋文学征文、评奖、论坛,鼓励海洋文学创作;三、作协在评选重点作品项目、作家深入生活时,可重视涉海方面的选题;四、可否在行业作协内成立海洋作协或海洋文学委员会,负责组织协调涉海文学活动。简言之,我们的海洋文学不能落后于海洋战略,要与国家走向深蓝的步伐同步而行,甚至起到某种引领作用。

书写新时代的「史记」

□张其成

正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言,这40年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时期,也是文学体量最大的一个时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。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,也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生命。

眼下,我们所处的新时代,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后变化最剧烈、最深层也是最辉煌的时期。各行各业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不胜枚举。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,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,从“高速增长”到“高质量发展”……所有这些成就,都蕴含着无数精彩的人物故事,都需要作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反映和记录这些历史性变革。我认为,具有真实属性和文学天赋的纪实文学,是“讲好中国故事、发出中国声音、唱响时代旋律”的最佳文体载体,也肩负着书写我们新时代的“史记”之重任。

讲好中国故事,最需纪实文学

其实,所有的文化产品,从根本上都是在讲故事。通过故事,去教化人,引导人,雕刻人的心灵,提升一个种群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水平。

故事里面有物,有情节,有情感,有喜怒哀乐,有男男女女,有人的潜意识所需要的任何元素。而且,故事的结构是圆满的,有吸引力,有磁场,能把人心不知不觉地吸引过去,改变你固有的、曾经十分顽固的看法和思想。所谓的中国故事,顾名思义,就是具有中国特征的故事。在这样的故事中,必然包括中国人、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现实的精彩和面临的无奈。

那么,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是什么?只有纪实类文学,可以真实、生动、形象地讲述,更生动、更形象、更内幕、更真情,可以毛茸茸,可以有血有肉、有筋骨、有情有义。现实生活的精彩,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虚构,人们更渴望阅读真实、真情与真相。这种融通古今、连接中外、纪录真实、揭密深层、精美可读的纪实文学,更是讲好“中国故事”的最佳载体。

纪实文学,中国文学的源头

纪实文学古已有之。可以说,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。

汉字造字之初,就有象形、会意、指事等功能,而结绳记数、记事、记事更是发挥着纪实的作用,这是汉字之根、文学之源。后来,在甲骨、石头、青铜、竹简等材质上刻写的最早的典籍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,虽然已经湮灭,内容肯定以纪事、纪实、纪史为主。“文”的原意便是花纹,便是审美。所以,文学最早的功用,便是用最简洁、最准确、最美感的只言片语,记录事实乃至生命和生活的感受。

上古时代,文史不分,史学就是文学,文学也就是史学。后来,随着文字和社会体制的相对成熟,便有了精彩的叙事——中国故事的滥觞。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,有很多真实的记录,虽简短,却是纪实文学原汁原味的碎片。《左传》和《战国策》出现后,才有了精彩且完整的篇章;司马迁《史记》,更是将中国故事的精彩演绎推至高峰。

直到20世纪初,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出现,纪实文学与新闻相互嫁接,诞生出报告文学。这种文体一出世,就更直接地承担起为现实呐喊、为

真理执火的时代重任,并出现了《赤都心史》《包身工》1936年春在太原》等名篇。

新中国成立后,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》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等作品,响彻文坛。改革开放春天到来的中国故事,也是报告文学的精彩讲述,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《大雁情》《扬眉剑出鞘》等等。

纪实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何在?这些年,纪实类文学发表量浩大,貌似繁荣,却又常常被人诟病。为什么?

针对当下纪实文学创作,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:

虚的多,实的少:虚话成堆,大话连篇,多是高大全,少见真实性情。

长的多,短的少:现在不少纪实文学动辄数十万字,名曰追求宏大叙事,实则掺沙掺水,是豆腐渣工程,而精美的中、短篇报告文学很少。

报告多,文学少:一些纪实作品大多是一堆枯燥的成果数字、一套运作的经验做法,一摞先进的事迹材料,多经事迹罗列,少文学语言色彩;多歌功颂德之词,少感人肺腑之情。一句话,缺少文学。

大的多,小的少:不少作家热衷于抓重大题材,过分相信重大题材决定论,时时关注大人物、大案例、大事件。其实,这是一个误区。从小人物身上同样可以折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,小中见大,更能彰显出文学的特殊价值。

提升品质,攀登纪实文学的高峰

书写新时代的“史记”,必须要有全新的作为。

一是改变作风,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。深入生活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灵感源泉,这就要求纪实文学作家走进社会底层,深入百姓生活,通过个体的沉浮冷暖,去感受时代的温热与疼痛。

二是精准表现,解决好两种关系。纪实文学创作中艺术性和思想性问题,至关重要。当下,纪实文学创作不是缺少素材,而是缺少发现;不是缺少发现,而是缺少表现。发现了好题材,最重要的是用文学的手法,真实、准确、形象、鲜活地表现出来。

三是增强文体自觉,由文学而反思。创新,并非强调毫无章法的标新立异,以奇、怪取胜,而是强调必须保持纪实文学的基本要义,既不脱离文体特质与本源,着力打破传统纪实文学创作中的“新八股”模式,又要尝试借鉴小说的结构、散文的语言、诗歌的激情、评论的思想,乃至电影“蒙太奇”等艺术手法,增添艺术效果。

纪实文学属于现代,更指向未来。这就需要纪实文学作家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,由文学而反思,而净言。这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天地良心,历史责任,民族精神。

总之,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,如何用艺术的形式,真实、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,讲好中国故事,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,健全的知识结构,更需要作家站在人类的高度,本着自己的“文学良心”,迈开自己的双脚,走进更深层的生活,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,并把一切都化为鲜活的文学感觉,渗透到文字中,只有这样,才能为新时代留下新“史记”。



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